

新文集

86
I217.2
218
→:2

靳以文集

下 卷

靳以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B

311557

靳以文集(下卷)

Jinyi We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5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16}$ 插页 2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书号 10019·3901

定价 2.65 元

下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创作的部分散文、杂文、特写报告等共七十五篇，大体按写作或发表年月编次。

这些作品选自《人世百图》(1948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靳以散文小说集》(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过去的脚印》(195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心的歌》(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幸福的日子》(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的赞歌》(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其中早期作品，五十年代初作者编入新集时，某些字句、标点曾有删改，而《短简》一篇，部分章节是作者重新改写过的。

本文集上卷于1964年5月出版，稍后编就的下卷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现根据原定编辑方针重新编选。

《靳以文集》编辑委员会

1983年8月

下 卷 目 录

《过去的脚印》序	1
社会一相	4
火	7
处决	13
鸽	15
邻居们	19
珊瑚坝	30
红烛	40
窗	42
被砍伐了的树	48
合唱	53
鸟和树	57
雪	59
等待	63
沉默的果实	67
孩子们	77
散文三试	81
失去了题目	87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	93
大城颂	100
短筒	106
沉默的旅车	129
我坐在公路车上	137
萤	148
忆崇群	150
怀念衣人	156
忆陆蠡	159
熊的故事	164
苍蝇	166
蛙	169
雄鸡的死亡	172
父亲和猪	175
大富之家	178
跳蚤	181
官人	184
年	187
父子俩	192
献给大神的人们	196
那个姓苟的	201
俑的复活	205

猴子	208
老报务员	211
老丑角	215
人的悲哀	218
奴才的笑	219
魔鬼的纷扰	220
神的灭亡	223
《人世百图》后记	225
《人世百图》再记	228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230
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	239
寄给朝鲜的春草娜	246
呵,“祖国——我的母亲”	253
想起在朝鲜的日子	260
到佛子岭去	270
我怎样到佛子岭去的	282
雨	289
石柱英	298
小领料员	311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325
玛耶可夫斯基的两间房子	331
到丽采湖去	340

走上狭窄的楼梯	346
江山如此多娇	351
北京的春天	356
幸福的日子开始	361
黄浦江的早晨	365
第一个十年	372
上北京	376
上海颂	380
上海——从国际饭店望下来	386
回忆鲁迅先生	391
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397
不是悲伤的时候	401
和振铎相处的日子	407
后记 (巴 金)	413
后记 (罗 荪)	416

《过去的脚印》序

这个小小的集子，是二十年（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创作的小结。这是在反动派统治下的一点微小的声音，是深夜里飘浮着的一星萤火，表现着我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与制度的愤怒与抗议。那时候，对我个人说起来，它们也许还是珍贵的；但今天看起来，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本来投下去的只是小小的石子，不过在池边漾起一点涟漪，力量不大，所达到的也不远。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写的时候，观点并不十分正确，见解也不够鲜明，又因为要躲避“检查官”的耳目，行文间不得不隐避迂回，未能畅所欲言。更重要的是如同高尔基所说的“隔着书桌来观察世界，如同在一杯水里面研究大海”，没有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只能写出这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了。在我写的时候，写到最后一个字，几乎就失尽了勇气；而今天重新展阅，我看着那些苍白无力的字从我眼底滑过去，我的心中生着无尽的悔恨。别人用鲜血和生命斗争，我只用了一支小小的无力的笔：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我的胸中不曾澎湃着热情？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早该奋不顾身扑向火焰。二十年来虽然我没有一个细胞和反动派妥协过，可是对于人民

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贡献。我虽然暴露了一些敌人的丑恶与黑暗，但是我却没有积极地高擎火把，投身到斗争的行列中，为自己也为别人照亮面前的道路。

全国解放了，我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一齐欢欣鼓舞，我也分享着胜利的革命的果实；可是在我的心中，隐含着无限的羞愧之情。所以在解放二三年间，我只是想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使我自己有所提高；我大步奔跑，努力向前。

毕竟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使用我的笔，就是放弃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在文学工作上停步不前，可是广大的祖国各方面却不我待、大步向前、绚烂多彩、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只是旁观，我不仅要投身在这伟大的变化中，而且我还有责任捕捉它，从而加以表现，虽然一时间我不可能写出较好较大的作品来，我还是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及时反映前进着的祖国和人民。真的开端，应该说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冬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起始的。虽然我在朝鲜停留的时日不多，所看到的未必深刻，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如果不写下来就痛苦万分，而且无颜来对我们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似的。由于具体情况的限制，我只能写些短文，但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是没有信心的。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在全国第二届文代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中特别提起了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这一伟大运动中，无论在朝鲜前线 and 全国各地所起的作用，我才认识到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

是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认识到应该怎样通过鲜明的人物和真挚的感情来感染读者，在人民的心上燃起火来，使他们得到鼓舞，提高斗争的勇气。

今年春天，我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在那里，我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大军，在党的领导下，向自然进攻。他们攻去了大山，治服了河流，在两山之间造起来中国第一座连拱坝。它将挡住汛期的洪水，存蓄五亿立方公尺的水量，灌溉七十万亩良田，而且还发九千五百瓩的电。它不但使人民免去灾害，受到它的恩惠，还把光明和力量带到人间。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在毛泽东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有移山倒海的力量，能够使灾害变为幸福。如果我没有眼睛，我听得到；我没有耳朵，我看得见。可是我什么都有，我还有一支尽管拙笨也写了二十年的笔，我就不能沉默。不管我的嗓音多么不好，我要歌唱，明知我唱得不好，可是我愿意用尽我的力量。我象一个学步的孩子一样重新开始我的工作。

这个集子，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但我并不企图深深掩藏它，我记得高尔基说的：“拿笔写下来的东西，用斧头也砍不掉的。”我只是把这些作品放在这里，看看我过去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路将如何走去。我相信在毛泽东的文艺大路上，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帮助与读者的热心督促下，在各方面我都会紧步跟随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的。

作 者 1954年9月5日

社 会 一 相

在这个社会里，打着谎言或是欺骗着，几乎成为天性了。有谁肯老老实实在地把自己显给别人呢？有人说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静的街上，他也许把一个随了他讨一个小钱的乞丐踢一脚（他会说那是因为疑心那个追随者是一个歹人）；但是在日报上，他却是一个时常露面的慈善家。因为大额的捐款，报上会用红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赈济水灾，救助贫困，在小报上还有人赋诗以咏风雅，因为他化了二十万的数目，娶了一位“名闺”。

在我们生存着的社会上正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物”，是“长者”，欢喜用教训的话来告诫年轻的人：

“你们应该遵从，不该怀疑，这个社会不是很好的么？想想看，好几千年了，就都是这样子下来的，若不然早就该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会，也许正如这些“长者”所说，是平顺圆滑地存在着，好象是没有破绽似的，……

我发了三天烧，没有走出家门；第一天坐了车去看一个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缕缕行着的妇人和孩子们。老的，年轻的，牵了母亲的手在哭着的，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悲惨愁苦

相为他们占尽了。从他们的话语中，我知道他们正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从孩提长成了一个么？他们对我是熟谥的，生长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上。

“可是他们为了什么呢？”我不得不自问了。虽然是秋天，太阳还放射着炎热；他们走着，有的妇人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被扯开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颜色。

终于我知道了（这是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取来的），他们的一点生活的仰仗中断了，为着尚有这一点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门的前面，哀恳那些高贵的人们继续使他们活下来。

“我并没有以我的威权来宣布你们的死刑呵！”

一个高贵的人也许要这样咆哮着，随后他会要他们散开去，麇集着的人也许不会听从他的话，于是他可以吩咐些人来驱逐，为了“公共治安”的关系。

社会象是平静地、光滑地过着，没有一点什么不安。好象这是一个不移的真实。啜泣着的，哭号着的，自有他们自己的角落。偶然间一顾及，稳重的“长者”就会说：

“管他们这些人干什么，谁不要他们回家呢？他们不愿意回家，故意躲在这里和我们为难，今年水灾又那么重，谁还能顾到他们，而且，这些人……”

这个社会也许是那么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对能听些我耳边低低话语的耳朵。

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还生有一双眼睛的；但是

即使看到了，也不过增重自己的愤懑，嘴早就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了；除开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饭和水，如果发出声音来，自然就有一副铁钳放到嘴边。

有什么好说的呢，在这个“光荣伟大”的时代里？

1933年冬

火

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火是最无情的，会把什么都毁掉的，但是每次看到了那跳动着的红红的火焰，还有那圆圆的光晕，好象那点温暖舔着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忘记了一切。

记得幼小的时节，常常喜欢把纸捻浸了油来点燃，把灯烛都熄灭，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火亮。那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若是有别人在我的面前，定然会看到在闪闪火亮的后面有一张多么充满喜悦的脸呵！可是，一个闯入者如果走进来，是会惊倒我的，我便会向地下一掷，急急地用脚踏灭了它。也许还有斥责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我听得出那是父亲或是母亲，要不就是其他的人，说着要去告诉我的父母的话。

真就有一次，惹出过一场灾害来。那还有小我两岁的弟弟，我们又是在一间房里点起一些柴草来，点着了，又扑灭它，然后再点起来。我们怕它，我们又爱它，看它燃起来，我们就高兴起来，随后就怀着一点恐惧来扑灭它，到它熄止了的时候，心上就又浮起了一层快乐。渐渐地胆子大起来了，每次要更费力才扑灭它。终于，我们是再也不能扑灭它

了，它还燃着了这空屋里堆积着的书纸。弟弟吓得慌了，我的心却没有什幺扰动。我领了他的手走出来，同时那扑上窗纸的火焰也为人看见了。惊慌的叫喊，引出了其余的人们，还有我的父亲；这时牵在我手中的弟弟哭出来了。我就站在那里望着，看着父亲和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水泼上去，于是，火连屋顶也不曾烧穿就熄止了。我还好象有点遗憾似地呆呆瞩目，私衷里原是漾着快活的，火熄了，心中象突然失去些什么，一直到父亲的铁一样的手掌打到身上，才因为疼痛哭了出来。这一次母亲也不来说情，也不给我抚慰，一任我哭得疲乏了独自悄悄地睡到床上。

在这一点，我对他们确是违拗的，因为我对于火的喜爱一直也不曾减少，即是才被责打后的几天，也要偷偷地跑到厨中，替代女佣来烧火煮饭。那也是颇费了一番唇舌的，因为她们怕被申斥，总是好好劝我离开。我记得我象是用着哀求的调子和她商量，还说是决不说出来也决不会惹出祸来。终于得到她的应允，我就坐到灶口的小凳上，听着嘶嘶的木柴上水气蒸发的声音，望着灶中渐渐大起来的火，我的手也正把木柴放进去。有的时候我还要故意使它熄止，看它冒着烟，然后又插入红烬中，使火苗重复伸了起来。为了一阵自己的高兴，我会把柴架空，使火大大地燃烧，那么女佣一定会抢过来，抽出几根柴，浸到水中，还要叨唠着说这一下就要把饭烧焦了。于是她又用哀求的调子请我走开了。

“这总不是好习惯呵，——”

记得父亲私下里曾和母亲说过，还很严重似地。

“——是学来的还是生来的呢？那一回幸而没有成灾，再晚一点，怕就来不及了！想法子改正一下才好。”

“他只是爱火，平时他又是那么静，他又总不快活。”

父亲于是就感叹似地说：

“古怪的孩子呵，一个和一个都不同！”

这是说到我和我的弟弟们。

当着孩子的我被投到陌生的孩子群中，我已经是十三岁了。我沉默，欢喜独自消磨自己的时间，被所有的人都目为乖僻的家伙。只是到了假日露营，许多人都住到帐篷里，才引起我的兴致。那时，我每天焦灼地盼望着太阳沉到地下去；我们把用剩的柴草捡在一起，大家团团地坐了，由一个人把火点起来。原野中不辨一物的黑夜为火的光亮劈开了，我们和着流水声、虫声和风的声音歌唱，我们笑，把林中的鸟也惊动了。我更热心地望着那堆火，还有那一些黑暗中为火亮照着红煦煦的小圆脸，每张脸上的乌黑的眸子也闪映着火的光亮。我那时候变成多话的了。我们把存在手中的燃料投下去，还有的人把山芋也丢到火的里面。看着火势小一些下去了，我们会不顾路的高低远近去寻找更多的柴草。我们愿意看它燃烧，它使我们忘记了夜，忘记了黑暗，也还忘记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点怨恨。我们都很好，我们只愿意它永远烧下去，永远能使我们快活下去。

那火终于还是熄止了，只留下了青烟和红烬。别的人用树枝拨寻着投进去的山芋，我则不胜哀伤似地独自躲到